



紅樓夢獎2010得獎作品專輯

論駱以軍
《西夏旅館》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紅樓夢獎2010得獎作品專輯

論駱以軍
《西夏旅館》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主編：熊志琴
顧問：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籌委會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香港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
溫仁才大樓西翼
11樓OEW1100室

www.cosmosbooks.com.hk
天地

- 書名 論駱以軍《西夏旅館》
編者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初版

ISBN：978-988-219-822-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2

目錄

前言 6

輯一

對談

錯過豐饒年代的小說宿命論者

——駱以軍(從《紅字圈》到《西夏旅館》：答總編輯初安民)
(《印刻》2005.12) 14

「我們」年代的命名者

——駱以軍《西夏旅館》(《印刻》2008.7) 34

同代對談：駱以軍x董啓章x梁文道(《字花》#28,2010.11-12) 60

夢讀之人：張家瑜·駱以軍對談(《讀書好》#44,2011.5) 69

論文

離散想像，或，想像離散：論駱以軍的《西夏旅館》 張錦忠 92

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害美學 黃錦樹 102

《西夏旅館》的運動—語言與時間—語言 駱以軍游牧書寫論
楊凱麟 125

「辣妹呢？」——評駱以軍《西夏旅館》 鄭聖勳 166

輯 二

媒體報道

- 駱以軍奪紅樓夢長篇小說獎(《亞洲週刊》2010.8.1) 190
- 第三屆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頒發 駱以軍憑《西夏旅館》
奪魁(《大公報》2010.7.17) 197
- 駱以軍《西夏旅館》獲香港紅樓夢獎 兩岸三地獎金最高、最重
要華人文學獎項 台灣作家首次獲獎 駱：對台灣文學的肯定
(《中國時報》2010.7.17) 201
- 《西夏旅館》獲「紅樓夢獎」(《晶報》2010.7.21) 204

專訪

- 我為甚麼會變成怪物(《晶報》2010.7.31) 210
- 駱以軍看見魔鬼的臉(《明報》2010.10.7) 217
- 駱以軍《西夏旅館》的虛與實(《文匯報》2010.10.18) 223

輯 三

得獎記錄

- 決審團評語(節錄) 232
-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頒獎典禮決審團主席
致辭全文 陳思和 234
- 駱以軍於頒獎典禮上發表之得獎感言全文 237

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賽會議討論 記錄	241
---------------------------------	-----

附 錄

「紅樓夢獎」緣起	297
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作品評介、作者簡介及著作目錄	299
第三屆「紅樓夢獎」決賽團獎作品與作者簡介	302
第三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作品與作者簡介	307
第三屆「紅樓夢獎」決賽及初審委員名單	310
第三屆「紅樓夢獎」籌委會委員名單	313
第三屆「紅樓夢獎」活動進程	314
編後記	315

前言

這本文集是為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作品駱以軍的《西夏旅館》而編的專輯。主要內容包括評論《西夏旅館》的論文，以及「紅樓夢獎」的決審會議記錄。一轉眼，「紅樓夢獎」已經辦了六年了，還記得2005年3月18日，張大朋先生電話中向我表示有興趣捐助一個長篇小說獎，因此與他面談如何辦這個獎，這個獎的辦法也在那次與他討論之中，大致擬定的，像是只頒大獎給一本小說，獎金港幣三十萬元等。張先生先資助舉辦一屆的款項，他還親自來參加我們多次的籌備委員會會議。辦了一屆之後，大概看我們辦得還不錯，就捐助了一千萬元成立基金，以滋生的利息來舉辦這個文學活動，因此可以永續地辦下去。

我們第一、第二屆的「紅樓夢獎」得主都是大陸的作家；賈平凹的《秦腔》和莫言的《生死疲勞》，一直到今天還有國內的作家向我說，這兩本書是實至名歸，包括今年香港浸會大學的駐校作家閻連科也這麼說。第三屆由台灣的駱以軍得獎，更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決審委員會在

2010年7月15日開會選出《西夏旅館》，我們在7月16日下午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駱以軍得獎消息，發佈會上不只香港重要媒體的記者都來了，大陸的中國新聞社（中新社）與台灣的中央社也有記者來。第二天清晨五點，我上網查駱以軍《西夏旅館》得「紅樓夢獎」的消息，已有四千則。這次「紅樓夢獎」得到媒體重視，一方面是因為已經辦到了三屆，決審團又具威信，口碑已經傳出去了；另一方面是台灣作家首次得這個大獎，而且駱以軍才四十三歲，是個年青的小說家。

「紅樓夢獎」是涵蓋全華人世界的獎項，每一屆進入初審的二十多部小說大都包括內地、台灣、香港、美加、東南亞的中文小說作品。「紅樓夢獎」的初審團與決審團只考量小說的品質、藝術成就、視野與時代性，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的影響。初審委員會與決審委員會皆有很高的水準，包括大學的文學教授與傑出的作家。這次選出駱以軍的《西夏旅館》與前兩屆得獎作品一樣，都具有史詩架構，深廣的視野及時代的意義。這三部小說可以說是曹雪芹《紅樓夢》的繼承者。

「紅樓夢獎」籌委會召集人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

鍾玲

2012年4月



第三屆「紅樓夢獎」頒獎典禮（2010年9月21日）（左起：鍾玲、陳思和、王英偉、馬逢國、張大朋、駱以軍、陳新滋、鍾嶺海及初安民）。



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西夏旅館》作者駱以軍。（獎座設計者：王鈴蓁女士〔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浸大座談會：「網絡時代的長篇小說寫作」於2010年9月24日舉行，講者包括（左起）羅貴祥、董啓章、駱以軍及葛亮。



「紅樓夢獎」得主駱以軍：《西夏旅館》的創作歷程」座談會於2010年9月25日假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



第三屆「紅樓夢獎」初審委員會會議（2010年6月2日）。



決審委員出席新聞發佈會，揭曉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結果（2010年7月16日）（左起：周英雄、莫言、陳思和、鍾玲、王德威、黃子平及陳義芝）。

輯一

對談

錯過豐饒年代的小說宿命論者

——駱以軍(從《紅字團》到《西夏旅館》：
答總編輯初安民)

自言過去是「猛暴型」創作者的駱以軍，總「拋妻棄子」似地全力投入每一次的長篇寫作，近幾年透過限定篇幅的專欄，累積了上百篇與一部小說結構無關的單一場景素描練習後，帶來了另一種第三人稱敘事的繁複炫目，甚至更淫猥華麗的《西夏旅館》。西夏旅館，一個現實縮影或遊樂場，彷彿寺山修司聚集了奇優怪優侏儒美少女的實驗舞台，賃住着鮮衣怒冠花枝招展的「男女廢材」們，靠吞食彼此的離奇身世維生，而每一個房間入口都像是任意門，通往歷史線上各節點的奇幻異境。這一次揭露的〈殺妻者〉、〈美蘭嬲嬲〉、〈夢中老人〉，或許讓讀者迷惑於小說全貌，卻也可能更貼近這拼貼宇宙的迷離情狀。此外，本刊總編輯的提問，則讓小說家難得自剖經驗匱乏者的焦慮、創作者的靈魂鍛造、書寫的療癒作用，和「私小說」標籤粗暴化約背後的自我凌遲……，是讀者修築進入小說家心靈切面的棧道的貴重材料。（編者）

初安民（以下簡稱初）：《西夏旅館》這個名稱讓我想起十年前周潤發的《和平飯店》。一九一二年的上海，傳說中的殺人狂阿平一口氣殺了兩百多個黑幫人馬，然後畫地為界，插刀石上，開了一間「和平飯店」。江湖規矩，不論任何人，闖了任何禍，只要跑得到「和平飯店」內，任何幫會不會到此尋仇殺人。「旅館」在此有一個租借區的古怪意象：它是一個漂浮、獨立的時空，他收容任何不同過去身世的異鄉人。

好像兩三年前，我就聽說你想寫「西夏」，最後不曉得怎麼變成了「西夏旅館」？這個旅館我猜想應該是一個禁錮困住許多組人馬心靈魔境的海市蜃樓吧？你似乎在寫李元昊，在寫一群遷移者或遷移者後裔的故事；時空又似乎隱隱喻指着你變形過後的台灣當下……

我倒是想起當年大春寫《城邦暴力團》構想企圖時的那個勁！從你第一本書《紅字團》到現在也十多年了，能不能談談這些年來的寫作經驗與所思所感？

駱以軍（以下簡稱駱）：今年對我有這樣一個意義，有兩本書出版：一是黃錦樹的《土與火》，一是董啓章的《天工開物》。

某部份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幼稚的競賽想像：和亡逝的袁哲生、黃國峻一般，我與前兩位小說家辨識自己或對方的「專業創作者身份」的時刻，大約在十多年前，兩大報的文學獎，或是《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有很長的一段時期，

我的身體感受、描述世界的眼光、腔調，乃至於牽引的「小說用來處理以個人為承受苦難之軛所擴大的世界隱喻」：視野、關懷的深度、知識教養、自我戲劇化……這種種，皆在一個並不順利、無法真正完成自己夢想中「偉大作品」的十年（跨越三十歲，直奔四十歲）。有一個很有趣的「夢中人造人」意象（如波赫士的〈環墟〉裏那個在夢境中造出完美人類的而將自己耗竭衰毀的無數個河岸邊疲憊的夢者）：即這幾位的小說核心，像一枚卵的卵黃，抱膝縮臂閉目張口的那個原型，全是少年。

黃錦樹的〈魚骸〉：一個調度大型光怪陸離場景。無家無國無族，被「孤獨我」的肉身存有及屍骸遍野的滅種噩夢纏索（大屠殺、失敗的革命、永遠流浪）之少年。董啓章的〈安卓珍妮〉：進化史上的停頓時刻，不需透過基因交換即可自體繁殖，無時間流動感的鬣蜥。袁哲生的〈送行〉：一趟火車旅途片段的少年漫遊。黃國峻的〈度外〉：一個憂鬱的、在寫實景深脫框的印象派素描房間。我的〈手槍王〉。或是成英妹的〈怪獸酒吧〉。

我想，這十多年過去了，這樣的「少年」原型在「食夢」的小說自我結晶，對現實的吸污吮垢，經由閱讀的「自我圖書館」擴建、進化、變貌成這樣的一副心靈景觀。在小說創作者的自覺上，我自己，就在這一、兩年內，強烈地感覺那年齡的界限被跨過去了。那個少年不見了，針尖般極度集中於某一點的感官專注鈍化了，電光一閃的現代主義式傷害特寫又多少有了歷史知識，社會學或精神醫學的理解縱